一律代售 工作精良 伏華都下 價格和平 石中東 鉛印 大街 出品迅速 社十號 限期不誤 取價九折歡迎

智育影院 一月二十二日起 歧途

光明影院 一月二十三日起 歌場春色

嚴寒的大王
要，我跑到重慶小食店去吃了兩份火鍋毛肚子，一碗一敘府燃麵，一杯綿竹大麯，身上是舒服極了，[illegible]，所以我們介紹與各位朋友們快去嘗一嘗，保得口福[illegible]完全[illegible]萬分，

辦宗

廣東自濁靈根丸 華昌大藥房 一特效出品 五淋白濁皆能普治 三日止濁七天除根永不翻發 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缺點 每瓶定價大洋五角 總府街生生藥房 春熙路[illegible]藥房 [illegible]藥房代售

是生醫社 王醫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癬 九子爛痒大小[illegible]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曾鑄成 治[illegible]婦女[illegible]病 住大科甲巷第五十七號

成都新聞

中華民國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壹月貳拾玖日（星期壹）

第二一八一號

社址 [illegible]街[illegible]肆伍號 每份售[illegible]文 [illegible]版 新明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小姑翻是非 一雙苦命鴛鴦
重慶李姓家庭釀慘劇 先後服毒自盡

說明經過，願以一死，雖然耀章再四勸慰，皆無法挽回，遂與同商決，彼此服毒自盡，以殉伊倆平生之愛情，於是耀章之妻乃購飲出外購烟片一杯及大麯酒一瓶耀章，貫於是夜不知何時乘伊家中人睡覺之際，以烟和酒一氣服之，未幾毒發而死，嗣經耀章[illegible]家族奔見其妻果如前言，已服毒而死，當哭之甚哀，耀章因其妻愛情甚篤，且不失前言，故不忍其妻含恨獨死，遂亦於午前服烟和酒毒發而死，於是一雙苦命鴛鴦，覺於不良的家庭之下，而斷送其命矣，

名其，以宗室幹林，出典某科四川鄉試，衡鑒公允，所拔多知名士，如浦伯英即是科所取一人也，民國初年，王居北京，貧甚，伯英與同年生多人皆官京朝，聯袂往謁，闔者持刺入白，王見名字大駭曰，此革命黨也，拒不見，伯英極力解說，始延之入，王款接頗恭，偶及鼎革，則欷歔不已，而亂以他語，伯英等知其貧，醵千金爲之壽，歲時存問不絕，近年政局變遷，伯英亦久離北平，不復得聞其消息矣，伯英嘗語人，王雖貧，府中水烟袋一項，猶八十餘枝也，

李小姐 逃之夭夭

耀章夫妻因含恨而死，服毒殉命後，於是消息傳出，各說不一，且有李小姑子對此實係伊釀出之人命，由是愈傳愈甚，傳李小姐已逃之夭夭云

精舍隨筆

清李鴻親王者[illegible]

小舞台

（旦介）處深兒，你們夫婦也是幾月的離別了，不須在此陪候，可去後面與你的妻同飲罷了，（小生起拜介）孩兒就失陪爹媽了，（小生下旦舉杯介）（生介）娘子請（旦唱）見夫君父子同歸，不由妾喜極而悲，追想前日那兩回，夫君返得家內，剛剛舉杯，又發散兩處飛，難得這許大人開面過詢，處[illegible]施雲，決去禍水，一概不追，應該買絲綉像，朝夕與他拜跪，（生唱）舊恨淒涼不可追，思痛倍覺傷悲，我只八年放外，數百已逃去了，雖然處深雲群，發配都是賢妻用盡苦心，我這十餘年的流離，百千萬的勞頓，至今言之心尚疼，溯源逃本，[illegible]服你[illegible]，[illegible]人，（末上）[illegible]太爺大娘（末介）[illegible]你去府裏打聽，有[illegible]消息，（末介）老奴前行打聽，別的消息沒有，只見行台打掃潔淨，說是那經按許大人，不久便要到了，老奴所以才趕回來報信的，（旦介）這樣說來，夫君快快前去辯訴，剖狀寫好，擇與賊遞，[illegible]便許大人才好結，（生介）娘子說得不差，待我轉到書房寫狀去（同下）未完

刀筆譚
刀筆譚 下集 團聚

竹天筆記
朱九妹

江西南昌女子，朱九妹，麗色冠時，[illegible]路諳吟詠，[illegible]納彩矣，咸豐初，髮逆之變，蔓延贛省，賊破其家，擄至舟中，貢獻之賊酋某者，九妹從容陳辭曰，女阿歸，從君結百年緣矣，妾生平貴人，我良爲愛，義不獨合，雖不必拘牽媒妁，然必擇吉合巹，[illegible]，妾爲同袍所輕，賊曰，天朝不信妖言，又君用是，九妹曰，雖然軍中，有敵體，天父天兄之例，不擇吉日，無以禮告，所勿慢乎，賊曰，天朝不用妖言，曰請三日，有妝奩，奇爲今日，偶爲明日如何，賊便其含悅而允之，未幾逃追，九妹請以紙墨婚約，賊曰，我不能文，若解此乎，九妹曰，[illegible]尚無不可，賊欣然[illegible]黃絹一幅，因援筆爲七律一章，賊不知其作何語，惟欣然色，我居然[illegible]，九妹[illegible]拜鷗首，[illegible]結彩，賊曰，天朝[illegible]右，若[illegible]賊頭顱[illegible]，九妹往居去，而[illegible]然有聲，[illegible]入水，衆賊股慄，救之不及，屍漂流至淺水，爲漁人所得，及猶在手懷中微露黃絹，即有人所作詩曰，[illegible]能挽朱門[illegible]九者，[illegible]斬首已沒[illegible]，饒聊酬天壇恩，江本夜沈沈[illegible]孤魂，[illegible]轉[illegible]作子孫，[illegible]，[illegible]付傳[illegible]，時同舟，有[illegible]絕命詞，[illegible]和[illegible]數百篇，積成卷帙，[illegible]之傳者

解實滑稽 香艷小說 紀會疑獄 三一
夢[illegible]（熊）

第六回 兩次搜查俠士入獄 幾番運動義弟宣勞

不料是個禍殃，張廳長再向許壬文問了一遍吩咐把兩人寄監暫時擱過一邊且說小谷見譜兄捉將官裏去並且受了重托，心想我家寅年世誼，到處都有，就是山東省裏的巨紳鄒紫東，也是先父的門生，不過還是在五六年前，他來游玩西湖，順道拜謁師母，我纔見過一面，現在只好去走他的脚路，不知他和田督感情如何，且去撞撞木鐘再說，於是雇馬車，好得鄒紫東的住宅，車夫都認得的，小谷便坐車而往，要知如何救出春帆，且待下回分解，

第七回 津門作客逢知己 督署需才延募賓

卻說莊小谷因見譜兄郭春帆，受了刺客嫌疑捉將官裏去，紫已解交軍法處，拘禁陸軍監獄，祇因未曾捉到女刺客，所以未即執行槍決，否則早已身首異處的了，小谷急得什麼似的，探得省城裏最有勢力的紳士，當推鄒紫東，恰巧是他父親的秋闈門生，小谷便專誠登門拜謁，拿出卡片由門房入內稟達，紫東見是世弟，慌忙出迎，見面握手爲禮，同入客廳中分賓主坐下，紫東含笑問道，小翁幾時到濟南的，我竟一無聞知，未曾到站迎迓，反勞枉顧，愈增鄙人的罪過了，世伯母諒必在府納福，小翁來此有何公幹，小谷答道，託福已有四五天哩，專爲遊歷[illegible]無別項經事，家母託福平安，小弟特來懇請老哥，赴督署做個保人，因爲同伴郭春帆，與我同住在小布政司街山東大旅社裏，無辜受了刺客嫌疑，由省警拘解督署，聽說已經入軍法範圍，要照懲治盜匪條例辦理，性命危如累卵，敢請大駕速施援手，遲恐不及了，紫東問道，[illegible]刺客嫌疑呢，小谷道，禍因前天李處標[illegible]刺客[illegible]命，省警來旅社搜查旅館行李，敝友剛巧那天貪便宜，向女旅客購得枝手槍，和一百多粒子彈，當時女旅客就匆匆動身，不料她是有意栽贓陷害，等到省警在敝友箱中查見了手槍，子彈，又與出事地點拾得的空殼相同，遂不由分說，捉將官裏去，紫東問道，貴友向來安分的嗎，小谷道，他與小弟既是同鄉，又是同窗弟兄，況是前清功臣之後，品行端正，素來安分的，紫東道，既然如此，世兄就去走一遭，老世弟不必憂慮，就在舍間就擱幾天吧，小谷本則住在旅館裏膽怯得很，便即贊同道，謹遵台命，不過攪擾香府，那裏過意得去，紫東就立身來說道，[illegible]請寬坐，愚兄就去面見田督取保了，小谷道，勞駕勞駕，

成都市忠誠的信記
和合拍賣行

拍賣品
木器・皮箱・汽車・包車・名畫・古磁・衣箱・銅床・衣飾・田土・舖面・住宅・
行址：南新街

評話清客
夜主請風雨不改
錫臚天先生 新書 九蓮燈 全部
好戲無多諸君早臨……交通路平安茶樓啓

笑笑笑
姨太太外史
眞正妙滑稽
處呀笑掉描
寫香艷細賦
不不俏男女
香可看老幼
印叮聴成都
社曾黑幕盡
知道書存無
多要買請早
每部定價四
角本報代售

成都新聞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今訂一冊現已出書每冊價四角特價[illegible]冊三角外埠郵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後

戰覇陽 馬浪蕩會
夫妹可 送王聞
報 劈閣 選浪學
良 罵街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
本 托國出洋 學
良過關 生瘡上路
老先生 文壇上
哭屍 捐款 鄧
劉湘軍大戰毗河
成都新聞經售

尋人

外西封家碾渡船口黃青雲之女桂貞年三歲於冬月二十六日伊妻帶至西鎮街正心誠社布走失頭蓄冬瓜圈紅結瓜皮帽身着舊洋布衣足穿青元鞋有人來報信謝洋四元送來謝洋十元決不食言特此聲明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王御牌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二十九回 雪奇恥夜探寶塔寺 痛深仇搬兵犬安山

李虎調齊三千水兵・傳令由後山出發・到左側登岸・自己頂盔貫甲・提斧上馬・鄭鼎也披掛齊整・跨騎雪電駒・手提八寶弓・帶了四十名心腹甲士・私行下關・會着李虎・兩人代隊前進・鄭鼎說道・我代兩千軍。從中營殺入・再由左營殺出・你代一千軍・單踏他的右營・李虎連聲應諾・少時行進唐營・鄭鼎傳令發火・三千兵一聲吆喝・直撲唐營・李虎來至右營・揮軍殺進・一千人馬・一擁入營・李虎催馬前進。誰知坐馬不行・連次加鞭・反向後退・急代轉頭・行不數步。又向後轉・李虎急得舉鞭亂打・那馬一聲嘶嘯・翻開四蹄・竟自跑回水寨・急忙勸住韁繩・已經跑到寨門・李虎急得連聲叫怪。又復代馬前行・剛到營外・忽聽一聲嚮亮・火燄飛冲・濃烟密佈・薰得兩眼難睜・急忙後退・接聞喊聲大起・唐兵如潮水一般・向山前殺去・李虎一見・嚇得魂飛魄散・知道中了奸謀。鄭鼎定喪身火窟・急得滿身臭汗不由痛淚長流・獨自垂頭喪氣・回至房內・想起鄭鼎・好不傷心，哭了一會。神思疲倦・不覺朦朧睡去・及至醒來・已是次日下午・看見自己・甲冑在身・好生狐疑・獨坐凝思・猛然想起昨夜之事・不禁放聲大哭起來。正自傷心・護衛執令來傳。叫他隨令上堂・李虎脫甲卸盔・獨自哽咽不已・一路來至中堂・見衆人依次坐列・靜悄無聲・鄭楷滿臉殺氣・坐在左廂・十分威嚴・站堂軍一聲呼喊・李虎見狀・打了個寒噤・知道大安山軍令森嚴・秉公無私・無論大將小軍・犯罪俱是一樣・心中不由別別亂跳・只得硬着頭皮・若無其事然的上前說道・軍法官傳呼末將。有何大事商量・鄭楷戟指怒道・胆大李虎・敢唆使鄭鼎・違令出兵・大安山幾乎斷送在你手裡・你有何說・李虎聞言・極力遏制心跳・把脚一跌・頭一揚・假意嘆了一口氣說道・這都要怪鄭鼎・我勸他不聽・我說我要去報告寨主・他反發了氣・逼着我一路出馬。這都可與我無干・鄭楷道・你不發兵・他就出陣嗎・李虎無言可對急得估起眼睛說不出話來・鄭楷追問幾句李虎揉着眼睛 李楷說道・我錯了・二回不敢了鄭楷冷笑幾聲・命人宣讀罪狀立時上綁・李虎嚇得面無人色睜目四望・見衆人都不睬他・便哭道・你們好很心呀・眼見殺我・都不講句人情・顏子章道・你犯了公怒・違了軍令・大家性命・險些斷送・誰個與你講情。李虎哭着向李義・兄弟你也不救我呀・李義看了他一眼回頭望着黑賽花・黑賽花秋波一瞬・不肯做笑。李義見狀向李虎說道・你求我無益・這是公法・我不便啓齒你去求參軍罷・李虎膝行上前跪在黑賽花面前哭道・參軍救我性命我下次不敢胡爲了・說着連連叩頭・黑賽花金蓮一跌道・李大哥・非我不救你・倘若個個如此大安山又何必立法・以後怎好行軍・你死了之後・我總厚葬你就是・說畢假意伏身去拉他起來・便在耳邊。如此這般・說了幾句・李虎心中大喜・故意做作傷心・回身哭道・我犯法該死。但是要依我兩件大事・鄭楷道・你犯的公法・不能怨我無情你有甚麼囑託・無不照辦・李虎道。我要顏大爺當監斬官・鄭楷道・依你就是・還有呢・李虎咽哽說道・想我李虎・闖了半世・今日這般下場・我生前管理水寨。臨死也要在水寨邊去。要把我殺在江邊・鄭楷點頭道・刑場改在江邊就是。還有甚有呢・李虎哭得像黃牛叫一般・掩着面道・莫有了・鄭楷傳令顏子章監斬・押在江邊行刑・顏子章奉令 刀斧手擁下山寨・向水岸行來・到了江邊・刀斧手上前跪稟道・與都督道喜・請都督坐在紅毡上面。李虎道・把紅毡拉過來點・在這個地方來才對・一面說・一面假裝尋地・來到江邊・乘其不備・一個縱步。跳至江心・步兵一驚・水花四濺・踪跡俱無・刀斧手面面相覷・顏子章喜笑交集 回至中堂・跪地請罪・鄭楷道・通情放縱按律應當斬首・吩咐推了出去・衆英雄齊前請保・才將死罪免去・立時逐下山寨・這也是大安山的規則・不殺便逐顏子章當即下山・表面外雖是逐出 其實借此下山・作了一番事業。後文自有交代却說李虎・綽號名叫分水獸・水上功夫已臻絕頂・黑賽花因爲尊重公法的威嚴又因鄭楷殺氣冲冲・故設此計・叫他逃走・李虎在水內走了一會・才浮身上岸・過着水寨巡草嘍兵・叫他割斷綁繩・絞乾濕衣。就沿河行去・這一走・只闖得地覆天翻。後來還有許多奇事・暫且不提。却說鄭鼎・當夜代隊・來至唐營・但見燈火甚明・衆軍一聲吶喊・便沖進營去。却不見唐軍對敵・行進一看・盡是紮的草人・鄭鼎知道中計・心中想道・縱然十面埋伏・吾何懼哉・催動坐馬。直衝中營。忽聽一聲響亮・已昏迷不知人事・可憐三千人馬。盡化灰塵・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男女拜臥求夢兆

…浙江風光…

雜臥殿上無敢笑語者

本報慈谿訊，慈谿清道觀，宏敞壯麗，名聞浙東，每年於三月二十八日及六月二十四日香會之期，各地男女老少，慕名來燕者，無慮千萬，而平日遠道遊客，前來觀覽者，尤四時不絕，二十一日，夜爲

冬至頭夜

遠近相傳，有清道觀求夢之習，百餘年來，此風於今未改，視前猶甚，當下午五時以後，遠近迷信男女，千人絡繹，挾被而來，爭先各占殿前一席之地，藉地面臥此輩男女，近自本縣各鄉遠自鎮海三北，寧波，上海，奉化，不遠千里而來者各地俱有，後至者竟無隙地 即沿石階上下至大門口，隨地都是，

男女拜臥

不以爲奇 記者於夜前往起視一周所見，求夢之人，有販夫走卒有體面商人，有龍鍾老媼，有華貴少婦，五方雜處，老幼俱齊，最可異者，有摩登少女數人，西裝男子一人，似均由遠地來者，亦厠身此大批之迷信男女隊中求夢，殿上故有引夢專神及，

入夢尊神

木偶各一，求夢男女，上殿先後一一叩頭膜拜，誠心默禱，求神賜以夢兆，相傳求夢者須專心誠意，若稍涉不敬，不但神不賜夢，且有陰譴，故當此千餘男女，雜臥殿上之時，竟肅靜無聲，無敢笑語者，因此雖聚各地各色之男女，並臥一殿，而秩序之好較任何

集會爲最

迷信觀念之入人深矣，至天明，始共起嘈譁，吵吵談夜來之夢兆，人語如市，悲歡不一，視各人面前不同之表情一若夜來果曾神靈之明示彼一身之榮辱者，亦可笑矣，城中黃包車，於早晨蜂擁前往接送求夢之客莫不利市三倍云，

長篇武術 劍俠小說

飛俠十三娘

蘭英 二二五

豈可因一二敗類的人，抹殺一切冰娘點頭稱是，二人且行且說，起先山路車猶很易行走，到得半山以上，勢漸高聳，那馬便一步一退，不能上去，夕陽也漸漸是往山背下去，二人便跳下了馬，揀着一座佛寺，前往投宿 山門甫入 即有知客僧出來迎接，和尚見是女子，便合掌念佛，帶着笑容問道，二位女菩薩何時到此莫非要往小寺進香麼，月娘答道，否否我等久慕貴山名勝，特來瞻仰，只因天色已晚，不及往九峯遊玩 擬向寶閣若告棲一歹，不知可有下榻處麼，知客僧疾忙答應宿由之用，並備有女客室 專供香客道有，有，小寺備有男，簡素膳，以盡地主微意，女菩薩不嫌簡慢，請往客室歇坐，容小僧關照服役人等端正一切是了，二人點頭道好，把馬交代喂養，知客僧便在前引導領入客室，二人坐定，知客僧問了姓氏籍貫，告辭而去，少頃，即有服役人等，送上茶來又停片時，晚膳亦到，一壺梨花春美酒，六色素膳收拾得十分清潔，二人飽餐完畢，吩咐收去，這時已是黃昏將近，衆僧晚課已畢，撞鐘歸寢，二人因途中勞頓，也思解衣就枕，忽聞客室的後面，似有兵器磨戛之聲，月娘突然一驚，問冰娘聽得麼，這是什麼聲音，